

记忆中,一段密集、牢固、难以忘怀的岁月。一晃,居然近三十年了。那时,我还是个懵懂的少年。一个懵懂的少年,哪里有明确的理想和目标。全靠一股力推动着,一步一步,走上了读书和高考的道路。这股力,无形,又具体,主要源自时代风气,源自社会大环境。

而此前,我几乎就没好好上过学。尤其在初中。好像总在盼着放学。一放学,就在心里欢呼。就去白相。到田野。到河边,到夜晚的林子里。跟着大人钓鱼,狩猎,打甲鱼。到了暑假就游水。整天都游水。就觉得,除了读书,什么都好玩。

只要不读书,哪怕去做小工都心甘情愿。小算盘早已打好,要是能找份小工做做,就不读高中了。我真的去做了。还是通过父亲的关系。否则,谁会接受一个毛孩子。正是夏天,炎炎烈日下,我跌跌撞撞,抓手抓脚,勉强递着砖头,挑着水泥,搬着钢筋和木板。绝没料到,砖头、水泥、钢筋和木板竟那么的沉重。无比的沉重。一旁,有位老师傅一个劲地咕呱:“小百戏,还来做小工,真是开玩笑。”我终于坚持不住,不到半天,就慌忙逃离了建筑工地。

看来,还得读书,还得继续上高中。上高中时,国家已进入另一个时代。恢复高考,学习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少年班,勇攀科学高峰,各种各样激动人心的口号和榜样,上世纪70年代末那种催人上进的氛围……所有这一切,让读书和上大学成为一种光荣。记得有位高年级同学,考上了清华大学,名字迅速响彻整个县城。当他走在街上时,所有人都向他投去了敬佩的目光。

隐约中,想读书,也想考大学了,但还缺乏自信。甚至都有心理障碍。遇到外语,更是心慌。上初中时,有一回,期末考外语,看到试卷上的题目大都不会做,索性交了白卷。难怪。

这时,班主任马应瑞老师出现在我面前。他是外语老师,恰恰要考外语着手。他说:“别人都能学好,你为什么不能?”我稍稍取得一点成绩,他便大加鼓励。适时的鼓励,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多么重要。后

来,在我的外语成绩稳步提高后,他又将我树为学习典型。交过白卷,又得了满分,有说服力的典型。这下,走在校园里和街上时,轮到我接受别人敬佩的目光了。到同学家去,也颇受同学家长的欢迎。还有女同学的微笑。仿佛是对我刻苦学习的奖赏。在相当意义上,马老师影响并改变了我的生命。我感激他。

报考外语,也就自然而然。真正的准备和冲刺从高二开始。也就一年的时间。如此的紧迫,一刻都不能耽搁。上课,上夜自习,随后走路回家,喝口水,便从书包里取出书本,接着看书,做练习题。起先,就在饭桌上看书写字。心里其实一直藏着一个愿望:想拥



高原人(油画) 梁本

床边,寻找了半天,然后,不住地安慰我:“这一年,你实在太紧张了。这一年,你实在太紧张了。”

第二天,父亲决定让姐姐带我出去散散心。我们到常州姨家住了几天。从常州归来,便看到了成绩单。可以填志愿了。第一志愿,我全部填写了军校。我从小就有制服情结。这兴许和成长环境有关。哥哥当兵回来探亲时,我就愿意他成天穿着军装。穿着军装,那么精神,也让我感到骄傲。部队到我们中学招小兵,那个幸运的同学让我羡慕得要命。那些日子,我一边等着录取通知,一边想象着自己身着军装的种种情形。姐姐也赞同我上军校。“你将来还要带个穿军装的女朋友回家。”她极其认真地嘱咐我。我也极其认真地点了点头。制服情结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一种庄严感?是一种神圣感?我不知道。哪天,我一定好好想想。

最终,我没有走进军校,没有穿上梦寐以求的军装。

1979年夏天,我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那一年,我16岁。接到通知的刹那,我一愣,但很快为另一种前景所激动。我奔跑着去告诉家人,告诉老师和同学,告诉邻居,告诉所有我认识的人:我要到北京去看天安门了!

# 弄堂里读英语的孩子

高兴

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我终于向父亲说出了自己的心愿。父亲听后没有说一句话。没过几天,一张书桌摆在了家里。父亲就以这样的方式支持着我。那些日子,我每晚都要熬到子夜时分。子夜时分,母亲准会将一碗水煮蛋放到我的书桌上。母亲心疼我,总在陪伴着我,总是对我说:“别这么苦。考不上,也不要紧的。”

清晨,五点不到,又自觉起床。搬一把椅子,坐到弄堂里,一遍遍地读英语,背单词。特别冷的时候,就穿着厚衣裳,站着读。好在南方,即便冬季,也不太冷。逢上雨天,我就站在屋檐下,让读书声融进悦耳的雨声。弄堂里,很清静。没有车水马龙,只有几个早起的邻居。只有我的读书声,在轻轻回荡。一般要读上两个钟头。人们纷纷上班的时刻,我也该背起书包上学了。不少人因此晓得了我,弄堂里那个读英语的孩子。

拉开时间距离,我感到了某种少年晨读的诗意。当时,一点都不觉得。也不觉得苦和累。苦和累只是后来的回想。这是实情。整天埋头用功,一切都不知不觉。连时间也不知不觉。转眼就要高考了。考场就在我们中学。七月上旬,考试的三天,反倒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记。很奇怪。

考完,就是期盼。时刻都在期盼。心惊胆战地期盼。期盼得夜不能寐。有时,勉强成眠后也会惊醒。一夜,忽然大叫,说床上有蛇样的东西。父母连忙到我



水乡一瞥 王国强 摄影

如今人们叙述战争、决斗及各种竞技活动,常用“决一雌雄”这一成语。意为参与双方,需通过决战,分清胜负。它出自秦末汉初的项羽之口,事发地就在今我市广武一带。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战,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项王这句“愿与汉王挑战雌雄”,就是该成语的原始出处。

秦朝灭亡后,项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汉王定都南郑(今陕西汉中),地处两者之间的郑州,成为两军必争的战略要地。黄河南岸的荥阳古城、广武

原(也称广武涧,广武之古名)间,一时间战马嘶鸣、杀声震天。在一片刀光剑影之中,士兵苦于征战屯戍之事,不少少年迈体衰之人,也饱受水陆转运粮草之苦。于是项羽对刘邦说:“多年来,百姓屡遭喧扰之害,

射杀。项羽大怒,亲自披甲持戟上阵。楼烦欲射杀他,项羽怒瞪双目,严加斥责,使其目不敢视,箭不敢发,落荒而逃。刘邦得知如此项羽叫阵所致,大为震惊,拟欲退兵。项羽却提出,要与刘在广武涧对话。

不过这次谈判,没有成功。原因是刘邦当面数说项羽十大罪状,如说项羽负约、诛杀义帝等等,引起项的不满。当然,项与刘决战的要

求,也遭到拒绝。于是愤怒的极的项羽,箭射敌阵,刘受伤而逃至成皋。尽管后来,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但他那“决雌雄”的豪言壮语和由此产生的成语“决一雌雄”,至今仍广为应用。

## 决一雌雄

李济通

皆因我们二人征战之过,我愿与你挑战,以决雌雄(胜负),不能让天下苍生再受战乱之苦了。”刘邦却说:“我宁可斗智,也不与你斗力。”无奈之下,项羽部将阵与刘之挑战,如此三个回合,均被汉将楼烦

## 《组织部长前传》

邓楠

叙述了由科级,副处到正处级职务变化的全过程;并通过他在省委组织部8年的所见所闻所为,目睹了组织部在选拔、考察、任用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建议,但遇到种种阻力和矛盾,在困难和压力下,他不断思考,巧妙地把握机遇,使得公开

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办法初步得到实施,为实现干部人事制度的制度化、法制化作出一定努力的描写,让人们全面深刻地了解到省委组织部大小官员的另一幕人生,给人们留下无限的深思。

作品以现实主义的笔触,以写实的手法,对官场、欢场都做了细致的描写,给人强烈的现场感和透视感。可谓是:于细微中尽显形象的深刻,于平凡中透视灵魂的颤栗。不失为一部全新题材的佳作。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 民国年间的炉坊业

王瑞明

深铁匠师傅们说:过去郑州附近有寺院几十座,因此有专做这种生意的炉坊,大多是做香货的匠人带领一拨人自开封、洛阳、曲阜、西安、武汉等地,来到郑州联系这类生意来干。行业中把这种生意称为吃肉的买卖。因为香货特殊,要求表面光滑,无砂眼裂痕,敲击声音洪亮。一般使用砂模工具和灰口铁原料来说,不够条件承接这种活,因此,香货成了炉坊业的独门生意。香货中的香炉、钟磬一类的东西,巨大笨重,只能一模一铸,不能一模多铸,特别是环绕香炉外表铸制的姓名和花纹,耗时费事,成本高。有关香货的铸件,一般都是众人募资或由庙主化缘用以奉神,每每捐募结果,捐款数目超过香货价格十数倍或数十倍。因而,他们只求铸件大方美观,让善男信女看了满意,

却不在乎价格高低,这就给炉坊同业钻了一个漫天要价的空子,炉坊老板从中挣了大钱。承制一个大钟,在铸制前一个月,就开始用黄泥和稻草捣成烂泥,铸外模,再以焦炭和黄泥制成内模,然后在外模的内周雕刻人名和花纹等等,让它慢慢阴干。在开铸的当天,由于铸件重量大,需要的铁水多,又必须一次浇好,这就不是一家炉坊的炉盘能够解决问题的。因此必须先通知同业,前来帮忙。

旧时炉坊工人经常处在高温作业、灰尘大、工时长、恶劣的环境中,而收入相当低微,生活极其清苦。1927年,冯玉祥将军豫期间,在破除迷信,开启时代新风中,拆庙毁神,郑州炉坊香货生意受到重创。至1930年后又进入旺盛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炉坊业的原料,经过日军掠夺封锁,绝大多数同业都无法开炉生产,尤其是香货生意随之走向下坡路。

## 古人谈“五”

苏霁

“五”源于手,人手就是数字五的象形。郭沫若曾考据说:“数生于手,古文一二三四五作一、二、三、四、五,倒其拇指为一,次指为二,中指为三,无名指为四,小指为五……”中国古代开蒙,素有屈指为数说。

古文“五”是代表四方的两线相交。甲骨文中的“五”也意含着“阴阳在天地之间交为午”的意思。先人在世界混沌之初,有了东西南北的四方感之后,产生了“中间”的意识,便从“四”的概念中过渡到“五”。

《周礼》说:“五位,天地之中也。”人在把周道前后左右四方认定后,自身便是中间。“中”就是“五”。古代商、周出于对世界神话的幻觉,把自己的位置视为世界的“中央”,并由此产生了“中华”、“中国”之称,它的本源就是从数五产生。

还有一种“天六地五,数之常也”之说,尽管与“天三地四”说相比,人为的色彩加大,但仍可以从《左传·昭公元年》中找到根据,即:“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中国的“五”,用得最多的地方是“五行”。据说诸多的“五”的用法中,有一千多种与“五行”有关。“五行学说”贯穿中国武术、医学、天文、文化等各个方面。

“五行”的说法也很多,儒家将五常——仁、义、礼、智、信视为五行;佛典将“圣行、梵行、天行、婴儿行、病行”亦视为“五行”。数五的泛用,除“五行”外,还有世生五谷(稻、麦、稷、黍、菽)说;天生五虫(倮虫、毛虫、羽虫、鳞虫、甲虫)说;土分五色(黄土、红土、黑土、褐色土、黑褐土)说;人生五官、五脏、定五味、五情说。

《本草纲目》载:有一种五香的青木香,天生出五,“一株五根,一茎五枝,一枝五叶,叶间五节”,每部分都生在“五”上,这种植物与人有些相同,一手五指,一足五趾,面有五官。

## 清朝时期的股灾

1.李鸿章与中华第一股

李鸿章对自己的定位是:我是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里,不能挽大厦于将倾。

“裱糊匠”的比喻道出了他的无奈与自责。李鸿章所倡导并尽力推行的洋务运动,尽管其思想核心仍是为清政府服务,但从实际效果上讲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的积极回应,也是近代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的产物。

在我们关心的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由李鸿章亲自督办的就占了三个,后来又组建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

其中最能代表李鸿章成就的是留存至今的两个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任命中国人为领导,聘请外国技师,主要任务是模仿西方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所以受国外的影响更大。

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采取洋为中用的股份制形式,组织结构上更先进。这种模式,包括一些具体组织生产的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沿用。

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李鸿章的是非功过,我们这里不作探讨,但作为一个从小饱读四书五经,在“君子耻于言财”的封建传统环境中成长的政治官僚,能大胆引入股票这一现代金融工具,比起1993年股票在中国登陆后,一些视之为洪水猛兽的经济学家们不知高明了多少。

1872年,同治皇帝批准李鸿章的奏折,正式同意成立招商局。奏折是批了,头疼的事还在后面,因为老佛爷“准奏”后面还有一句,“朝廷手头上也紧,你自己想法子去吧。”这叫政策照给,资金自筹。

当晚李鸿章找来造船界巨子朱共昂,即后来的招商局董事长,商量如何解决资金问题。两人先按官场习惯相互兜圈子,尽量摸清对方态度,最后不约而同提到一个人:容闳。容闳是清政府首批官费留学生,著有《西学东渐记》,他计划以股份制形式创办造船厂,并拟列《联设新轮船公

司章程》,这是中国最早模仿西方股份制筹组股份公司的设想,章程报到总理衙门后由于多方掣肘未能通过,但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着这份章程两人反复酝酿并形成一致意见;按此法进行。于是,轮船招商局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发行股票面向社会筹集资本兴办的新型股份制企业,号称“中华第一股”。

2.昙花一现的大清牛市 招商局的原始股每股为100两白银,为了更直观地看出股价,不妨将它换算成人民币,我们根据白银与黄金的兑换比例,结合粮食价格和不同时期的人员工资,计算结果大致是1两白银值人民币60元。

也就是说它的股价是每股6000元!不愧是泱泱大国第一股,时至今日,中国A股市场股价最高的中国船舶不过200多元。

更惊人的是,到了1882年,它被炒到每股265两白银,折合人民币15900元!

这么高的股价也有人敢买,说明在炒股的问题上,古人与现代人同样疯狂。

1876年轮船招商局重新改组后,在清政府贷款支持下,以222万两银子整体收购了气焰嚣张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轮船数一下达到三十余艘,成为当时在华轮船公司中单数轮船数和吨位数都居第一位的轮船公司。受它的影响,19世纪80年代初掀起了一股

股兴办股份制企业的高潮,并催生了中国第一家带有证券交易所雏形的股票公司——上海股票平准公司。

股票这个新名词在很短的时间就被人们广为接受,购买股票颇为踊跃。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企业,有朝廷大员支持,不愁资金,不愁销路,属于国企绩优蓝筹股,格外受到青睐,每股都增长两三倍之多,其他资源类股票如湖北长乐、鹤峰等铜矿股也增长了一倍半左右。

大清臣子们的想法或许与今天的人们一样,认为炒股就能赚钱,因此只要有新股发行,哪怕是些中小企业,也一哄而上竞相争购。

风险正慢慢积聚,一是不少发行股票的中小企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前景难以预料;二是许多股民和现在一样,并非只用自己的积蓄炒股,因为有的向亲戚朋友借,有的向同僚借,还有的大户干脆向外国银行和钱庄借——这已经相当于现在的融资拆借,然后抢购股票。

## 连载

我和小青坐在草坪上,与藏民互道着微笑。语言不通不要紧,微笑就是最好的通行证。

听说牛奶海的水是乳白色的,听说五色海是多种颜色的,可惜这次没机会了。

路遇新搭档,夜过金沙江 8月16日,车一上路,小马很兴奋,在亚丁的蓝月谷客栈遇到的越野驴友与我们同行。

那是辆北京吉普,车上的5个人,来自天南地北,福建的打工仔小不点,浙江大学的学生小宝,福建的公务员菲菲和丈夫,他们都二十多岁,素不相识。

带队的罗世文35岁,网名依依小猪,他在天涯网上发帖,征友,将4个驴友聚到一起,路线是从成都到拉萨,每人交费4000元。他在拉萨当过兵,跑了17年川藏线,从前路况很糟糕,从中坝到北乌54公里,开车得18小时。他热爱拉萨,为了让更多的驴友能去西藏,他开始驾车跑西藏,已经4年了,越玩越喜欢,他所载的驴友都是他眼中的勇士,有个成都报界的女记者,叫王小雅,两个月前,他亲自开车将她送到樟木,她从那里出境,到尼泊尔,现在还没回来呢!4年中,他每年带车五六次,总共接了22个团,今年这是第6次出发。

小不点看上去很活泼,可小雅说,她并不真开心,因为她希望旅伴是年轻的男子,她渴望旅途中的艳遇,上次去丽江,她就与男友一路,游完了,他们的恋爱也结束了。用小不点的话说,旅途中最能见出一个人的真性情。看来,她的意中人,肯定是只能在旅途中诞生了。

从理塘出发,经毛垭大草原,满山的牦牛,远处雪山连绵。在海拔4700多米的海子山转弯处,前车“哇哇!”地惊叫起来,高山下两个碧绿的海子并排卧着,在阳光照耀下,像两只巨兽的眼睛仰望天空,有叫它姊妹湖的,有叫它兄弟湖的,太奇妙了。

这一段路正在修筑,一会儿路面是柏油的,一会儿路面坑坑包包,在车上就像跳迪斯科。路上很少遇见车,只有修路的大货车,车一过,尘土飞扬,有时地表是一尺多厚的浮土,浮土下面藏着石头,车一过石头乱蹦,我们像钻进硝烟中一样。三辆越野车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免得暴土飞扬中自相碰撞。

第二天,我们像钻进硝烟中一样。三辆越野车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免得暴土飞扬中自相碰撞。

第二天,我们像钻进硝烟中一样。三辆越野车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免得暴土飞扬中自相碰撞。

第二天,我们像钻进硝烟中一样。三辆越野车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免得暴土飞扬中自相碰撞。



夜中的灯光,好像安全一下回到我们的手中,每个人都长出了一口气。

已是10点多钟,山庄的人见三辆越野车鱼贯而入,都跑来看。问这问那,有的说,“这么险的路,夜行,太危险了!”也有人说:“夜里走,只盯着路面,看不到两边,就不害怕了!”

休闲大声发泄不满:“干嘛跟姓罗的走,贪这么大的黑,危险系数增大,知道不知道,在这样的山路上开车,司机多紧张?金沙江一定很壮观,可一团漆黑,什么也没看见!”

的确,这个车是不太高明的做法,原以为多作伴,多个伴,罗师傅多次来,有经验,对我们有好处,可现在看来,我们想得太简单了。罗师傅是以经营为目的,他要有时间概念,必须按计划赶路,还要考虑住宿费用,从成都到拉萨,必须7天赶到,否则他就不划算了。

在旅行中,并不需要每个决策都正确,重要的是应变力,及时做出调整,保持每个队员的好心情,无论什么样的经历,都是一次收获,有时留点遗憾,也是很美的。

第二天,我们与临时伙伴友好地分手,早餐后,就先行上路了。